

狄托生前死後

尹慶耀

狄托或許並非我們的友人，但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強人。在史達林炙手可熱時他揭竿反抗，在東西兩大集團間保持中立，他那獨自的社會主義道路，在共黨世界中有其廣大的影響。然而，狄托那個英雄的形象，是時勢所塑造的；狄托主義也是逐漸形成的。狄托一死，狄托主義還能繼續嗎？狄托時代會成為過去嗎？

一、時勢塑造了狄托

一九四一年三月，當時的南斯拉夫曾與德、義簽署三國協定。但不久南國成立軍政府，宣稱協定無效，四月間軸心軍入侵南國，南國於同月十一日投降，國王與政府流亡倫敦。其時曾在南政府軍服役的塞爾維亞上校米海洛維奇（Draza Mihailovich）組織抗敵軍與德軍周旋，時間還在共黨抗敵之前。

一九一九年就已成立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七日（德蘇戰爭爆發之後），才由狄托決定在貝爾格萊德設總機關，組織游擊武力。九月間南共中委會和游擊總司令部才移往前方作戰。在最初，這支游擊武力遠遜於受英國支持的米海洛維奇的軍隊。

米海洛維奇反納粹同時反共，當時史達林很重視南國王朝對塞爾維亞人的號召力，也怕開罪英美盟邦，在米、狄衝突中，他並未幫助狄托。一九四二年三月史達林告訴狄托要注意到蘇聯對南國國王與其政府負有條約義務，囑咐他不要為蘇聯與英美共同作戰增加困難。「不要根據你本國的利益去考慮你的抗戰，要根據國際利益與英美蘇的共同利益去加以考慮」。對於狄托要求武器援助，史達林則以「技術困難」予以推諉^①。

米海洛維奇有強烈的民族主義，一九四三年早期，又因為英國接濟品太少而頗有微詞，招致英國不滿。同年十一月廿八日至

註① 參閱德迪耶爾（Vladimir Dedier）著賈希譯「狄托自述：我怎樣和史達林主義鬭爭的」？香港「展望」雜誌三七八期三四—三五頁。

十二月一日的德黑蘭會議中，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強調米海洛維奇可以代表塞爾維亞的大多數人民，不應予以輕視。但邱吉爾與艾登說服羅斯福總統捨棄米氏而扶植狄托，同意此後各種供給品、軍需品援助狄托的游擊隊到「可能的最大程度」。於是，米海洛維奇在鬪爭中失敗了，狄托到大戰末期就擁有陸軍五十四個師，南斯拉夫也終於赤化了。

戰後史達林之對待南斯拉夫，一若對待東歐其他附庸，最初狄托也未有反蘇。一九四五年他還向史達林建議成立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 (Cominform)，以協調各國共黨的活動。這個情報局於一九四七年十月成立，總部就設在貝爾格萊德。不過，一九四八年三月史狄反目，六月情報局第三次大會決議開除南共，總部移往布加勒斯特。

由於狄托不願忍受蘇聯的剝削，史達林乃不斷對南施加壓力，迫使狄托起而反抗，南共黨內更團結了，人民也對他更加擁護。一九四九年九月，蘇軍出現南羅邊境，但因南國上下團結，西方國家也不願蘇聯攫取此一戰略要地而對狄托加以援手。史達林不敢輕舉妄動，就此罷手。這樣一來，反把狄托塑造成一英雄。

史達林在南國初嘗失敗後，一方面在東歐大事整肅狄托主義，一方面又耽心毛澤東會變成狄托。

史狄決裂的因素很多，但主要原因在經濟利害的衝突。戰後蘇聯在各附庸國家成立「合股公司」，作為殖民主義式的剝削機構。史達林要求與南設「合股公司」，以開發南國的石油。據狄托事後透露蘇聯所提的條件是：俄國人提出一項合同，其中載明（南國的）油田本身毫無價值，因為它不過是天然資源。因此南國必須拿出人工、材料、現金以及其他資產作為在合股公司裏的股款。蘇聯對於將來出產的石油有優先享用的權利，他們需要多少就取多少，不付費也不付出口稅。南斯拉夫只能享受贖下的一點東西^②。於是，狄托毅然拒絕了，蘇南雙方也就走向分裂。

這裏順便說明，毛澤東決不是狄托。毛澤東確曾說過：史達林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他（毛）是狄托，是「抗美援朝」以後，史才不再對他懷疑^③。他又說：「一九五〇年，我和史達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④。狄托不會為了「社會主義利益」就接受史達林的無理要求，毛澤東接受了，於是有了「大連造船」、「民用航空」、「新疆石油」、「稀有金屬」四個合股公司的成立，到黑魯曉夫時代才備價贖回。一九五〇年毛澤東也不會和史達林「吵了」兩個月，而是在莫斯科西郊約十六公里史達林一座別墅裏被軟禁了半個月^⑤。史達林不死，毛澤東不敢反蘇，他決不是狄托。

註② 同①，三七九期三六頁。

註③ 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共某部輯印之毛澤東思想萬歲），四三二頁。

註④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萬歲），一六三—一六四頁。

註⑤ 轉自中島嶺雄著《中蘇對立與現代》（日本「中央公論社」，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再版），九三—九四頁。

二、南共的「修正主義綱領」

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間，蘇共第一書記黑魯曉夫和蘇聯總理布加甯聯袂訪南，那說是移樽就教也可，說是謝罪也不爲過。據傳黑魯曉夫會秘密應允南共可走它獨自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希望狄托不要張揚，以免其他共黨國家羣起效「尤」。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廿次大會，黑魯曉夫提出（由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方式的「多樣化」，或與南共不無關係。不過，同年十月匈牙利抗暴事件爆發後，蘇南關係又趨惡化。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共會議發表「莫斯科宣言」，抨擊現代修正主義，南共代表就拒絕簽字。

一九五二年九月南共第六次大會，決定改稱「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SKJ，下簡稱南共聯盟）。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南共聯盟公布其新綱領草案，分送副本給各國共黨，並請求派遣代表出席其第七次大會。同月廿七、廿八日，匈共第一書記卡達爾訪南，四月六日羅共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派遣國會議長往訪，都未能說服狄托放棄其「修正主義」的綱領，於是各國共黨拒絕出席南共聯盟大會，僅派觀察員列席。南共聯盟七大於四月廿二日至廿六日如期舉行，並於廿五日通過其綱領。這個綱領的基本精神符合狄托主義。茲摘要說明如左：

首先，南共聯盟綱領與「莫斯科宣言」有些針鋒相對。例如：(1)「宣言」以反帝革命爲第一要義，「綱領」以維持世界和平、避免世界戰爭爲第一要義。二者的「和平」概念根本對立；(2)「宣言」強調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綱領」以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爲世界和平的基本條件。釋言之，南共聯盟主張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強烈反對以蘇聯爲中心。南共聯盟也可稱爲反「集團」主義，它將東西兩大集團同等視之，認爲「華約」、「北約」兩大軍事集團應該同罪；(3)「宣言」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其社會主義建設，以物質增產爲着眼點。「綱領」重視達成社會主義建設目的的手段或方法，在制度上保證要摒除不可避免地隨無產階級專政俱來的官僚主義、個人崇拜，企圖逐漸限制國家與黨的任務。由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起，國家應即漸次進入「消亡」期，無產階級專政亦然；(4)「宣言」以現代修正主義爲當前最大的危險，「綱領」以教條主義爲當前最大的危險。

其次，「綱領」對現代資本主義有新的分析與認識。其要點如：(1)古典形態的資本主義制度已成過去，百年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四十年前（就一九五八年言）列寧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中的資本主義觀都已過時；(2)資本主義國家已有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各種條件變化，如：戰時國家統制經濟、反法西斯鬭爭的勝利使勞動階級地位加強、科學技術之畫時代的進步、世界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等等，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已帶有國家資本主義的傾向，大部分落後國家儘管

其形式與目標不盡相同，但也都帶有此種傾向；(3)「綱領」所指的國家資本主義，其特徵爲：(A)資本主義社會領導勢力、最高獨立集團的若干經濟機能，都移讓給國家；(B)國家經濟任務加強，如產業國有化、限制投資與資本的經營權、限制利潤分配、引進計劃經濟因素等等；(C)國家逐漸站在社會方面，對勞資雙方加以限制，使勞資力量均衡。

復次，「綱領」對現代社會主義也作了一些分析。它認爲，迄今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部分是落後國家，生產力不發達，僅有少數勞動階級，因此複雜而困難。以往社會主義建設的形態與方法，非止步不可了。「綱領」指出社會主義思想主要的關心，已不只是有關古老的打倒資本主義制度。在解決此一問題的同時，其新的課題是發現社會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人與人間的社會主義關係、諸多過渡性的社會主義過程的分析、對社會主義發展作出展望。「綱領」強調：(1)社會主義發展的多樣性，那是說社會主義目標同一，但道路多條；(2)防止官僚主義與官僚國家主義，「綱領」認爲勝利的勞動階級，在或長或短的歷史期間內，國家是絕對必要的，但國家有從內部奪去經濟活力的傾向，果如此則國家將成爲經濟停滯的因素，變成社會發展的桎梏。僅僅依靠國家機關對全部經濟、社會生活加以運作，將招致權力集中，會使國家與黨融爲一體，黨與國家成爲獨立於社會之上的一股勢力；(3)保守的教條主義，馬列主義的國家主義，在意識形態方面，易產生實用主義的修正主義與個人崇拜。

最後，「綱領」對新條件下的社會主義鬭爭提出了下述的看法：(1)鬭爭條件已有變化，由於資本主義國家權力集中，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增進了國際團結，使鬭爭的若干形式與手段如武裝鬭爭、內戰等，利用上發生困難；(2)關於當前的鬭爭條件與形式，「綱領」指出在現代條件下，擴大勞動運動應採多種形式，此一鬭爭應使革命的政治行動不斷與和平的政治行動相結合。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勞動階級，應經由政治的、社會的民主化，進而要求經濟的民主化；(3)關於蘇聯的經驗，「綱領」認爲蘇聯是在困難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爲此而強化國家權力，強行建設重工業作爲物質基礎，這樣使得民主化的社會主義關係的發展，越發不可能，其結果只是國家權力強化，成爲一人獨裁、個人崇拜。「綱領」指出，史達林將馬列主義若干基本的科學基準，作了實用主義的修正，國家消亡論也變成史達林的國家論。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蘇聯外交及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而言，也有同樣現象。

「綱領」強調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客觀地分析了蘇聯革命及社會主義建設方式之後，認其經驗業已過時。而「綱領」所提多樣化的過渡方式，顯然包括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中共首先發難，發表「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一文，蘇共及東歐共黨也相率引用，圍攻南共。然而，今天的歐洲共產主義是否也受有南共的影響？是值得深思的。至於今年五月八日的狄托喪禮，參加者有一百多個國家的政要，華國鋒却是第一個到達，那真是歷史的諷刺！

三、多民族國家的困難

什麼是狄托主義？其內涵如何？實在很難簡單、清晰而系統化地加以勾勒。如果我們列舉民族自決、獨立的社會道路和積極中立三者予以概括，那麼狄托死後，此三者就成爲三大遺業，其繼任者能够繼續保持並加以發展嗎？

首先我們談民族問題。獨立、自主、不干涉內政，所謂民族自決的主張與民族精神的高揚，使狄托成功地抵抗了史達林的壓力，但他不能不預防蘇聯會尋覓另一次下手的良機。爲此，他於一九六八年譴責蘇聯入侵捷克以及布里茲涅夫提出的「有限主權論」，一九七九年末他反對蘇聯進軍阿富汗。這是貫徹他的主張，但多少也有些兔死狐悲的意味在內。現今狄托已死，南斯拉夫聯邦主席團委員、南共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弗·巴卡里奇（Vladimir Bakarić）在狄托追悼會上致悼詞時表示，今後南斯拉夫仍將始終不渝地沿着狄托的道路繼續前進。他稱贊狄托把南斯拉夫由一個落後的、半殖民地的巴爾幹小國，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他的南斯拉夫黨政領導人，也誓言以狄托的業績和思想，作爲他們今後鬪爭的永遠指標。問題是南斯拉夫這個二、二〇〇萬人口的小國，內部複雜而困難，其前途決非是平坦的。

南斯拉夫位居在巴爾幹半島，這個半島是歐洲從地中海經紅海到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的門戶。東部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是蘇聯南方和其他黑海沿岸國家出入地中海的必經之路。南斯拉夫本身面臨着亞得里亞海，一九七四年南國制定法律，有條件允許外國軍艦可以在南國港口修理，據說就是受蘇聯壓力所爲。但後者並不以此爲滿足，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布里茲涅夫訪南時，親口向狄托要求其應允蘇聯海軍在亞得里亞海岸的南斯拉夫港口活動，並准許蘇聯軍機有權進出南國上空，爲狄托所毅然拒絕。如今狄托已死，一般人不免就心蘇聯是否會趁機對南下手。

我們應該承認，蘇聯對南斯拉夫的野心永遠不會死亡，但武裝侵犯目前還不是時機。巴爾幹半島的戰略地位，不僅對蘇聯重要，對西方又何嘗不重要？倘若它落入蘇聯之手，北約組織的側翼，豈不立即受到威脅？對歐洲國家而言，它們關心南斯拉夫安危的程度，當遠超過對阿富汗的關切。一九四八年當時，正是由於美國和歐洲國家支持南斯拉夫，史達林才不敢認真動手。如今東西關係緊張而美蘇兩個超強又爲其他問題所困，暫時把巴爾幹當作緩衝地帶，也許會對雙方有利。

就南國本身言，它對蘇聯的警戒心很強。狄托自知年事漸高，進入七十年代就開始爲權力轉移預作安排。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南共聯盟年度會議決定採「集體總統制」。七一年六月修改憲法，新設聯邦主席團，每年一人輪流擔任主席（總統）。七四年再修改憲法，主席團由六個共和國兩個自治省各選舉一人，加上南共聯盟主席一人，共九人組成，任期五年，不得連選連任。由主

席團中選出任期一年的主席與副主席，主席為國家元首，廢止總統制。不過，狄托在世時，仍為終身總統。這可說是為了避免（狄托以後的）個人崇拜，但更重要的是形成集體領導，以避免狄托死後的權力鬭爭。此外，狄托曾不斷整肅國內的親蘇派，清除蘇聯間諜，以鞏固其本身的安全。當然也是為他身後的南國着想。

阿富汗事件對南國像是一次警報，從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南國軍隊分三階段採取警戒態勢。它有正規軍十七萬人，還有準備游擊作戰的男女民兵八〇〇萬人，整備了全民的防衛體制。再者，南國憲法明文規定，任何人都沒有投降或承認外國佔領的權利，以顯示誓死保衛民族獨立的決心。

衝情度勢，蘇聯現今若步步緊逼，會反而加強南國的內部團結。反過來說，如果外來的壓力弛緩，南國的內部團結就可能會

有問題，雖然那並非立即就會到來的。

人們常拿七個數字來形容南國內部的複雜，即一個政黨、兩種文字、三種宗教、四種語言、五個民族、六個共和國和七個鄰邦。就中所謂五個民族，僅係指主要民族而言。

正因為南斯拉夫戰略地位重要，遠古的羅馬帝國與拜占庭帝國之爭，近世西歐文明與伊斯蘭奧托曼土耳其的衝突，都將南斯拉夫當作必爭之地。因此，南國境內民族極為複雜，從八〇〇萬的塞爾維亞人到約百萬的阿爾巴尼亞人，大大小小有二十幾種，彼此間成見頗深。而且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其六個共和國及兩個自治省按人口平均每人社會生產量如左表：

個人平均社會生產量 (全國平均為一〇〇)

斯洛文尼亞共和國	一九六四	一九七七
克羅地亞共和國	一八五·三	二〇〇·一
伏依福丁那自治省	一一八·五	一二四·八
塞爾維亞共和國(除自治省部分)	一一〇·八	一一七·八
門的內哥羅共和國	九六·二	九八·五
馬其頓共和國	七五·五	七一·一
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共和國	七四·二	六八·一
戈索伏——密托希亞自治省	七〇·二	六五·一
	三六·二	三〇·四

來源：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STATISTICAL PORCEP-BOOK OF YUGOSLAVIA 1979, Beograd, 1979.

如右表所示，個人平均社會物質生產量，斯洛文尼亞共和國為戈索伏自治省六倍以上，其差距過大。但各地方的民族主義、

本位主義色彩頗濃，在財政分配、建設投資方面爭取平等機會，以致落後地區的「政治」性工廠年年虧損，須由先進地區的工廠盈利中予以補貼，因而招致後者不滿。

狄托儘量以民族平等、地方分權來平息國內的不滿，但結果並不如理想。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克羅地亞學生發生要求改革滙兌制度的示威，狄托即曾譴責該共和國黨政領導者有民族主義的偏向，是分離主義者而予以改組。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叫囂克羅地亞獨立的三名南國人曾襲擊在紐約的南斯拉夫駐聯合國的代表團。

位居南部面積二·六萬平方公里山岳地帶的馬其頓共和國，人口一五〇萬，這個共和國雖相當落後，但從前的馬其頓大帝國曾經囊括全巴爾幹，並將勢力擴及中東、西亞。地理上馬其頓尚橫跨保加利亞及希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保劃界時，對後者不利。阿富汗事件爆發後，保加利亞突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初向南國提出領土要求。保加利亞是最忠實的蘇聯附庸，有蘇聯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之稱，一旦保南發生領土糾紛，是否可成爲蘇聯干涉的藉口？時間也許很遙遠，但那項隱憂是存在的。

四、政、經制度的摸索與實驗

所謂狄托主義或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道路，並不是先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因與史達林式蘇共不同而形成分裂。相反的，是由於蘇南分裂狄托主義才逐漸形成，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道路也還在摸索實驗，尙未完全定型。

就黨政方面言，一九六三年四月南國制定新憲法，限制公職的再任、重任。由於以副總統蘭柯維奇(Aleksandar Rankovic)爲首的黨官僚長期抵抗經濟自由化政策，一九六六年七月狄托在南共聯盟中央全會中，以治安警察濫用權力爲由，將蘭柯維奇解職，內政部長斯特法諾維奇(Svetislav Stefanovic)也遭受整肅。一九六六年十月南共聯盟大幅度改組黨機構，實驗將黨與政府分離。依狄托的構想，黨以擔任意識形態的指導(思想教育)爲主，不介入從地方自治體到聯邦政府的日常工作。因而除狄托外，所有黨幹部均脫離政府官職，而且下屆選舉可不經黨提名自由競賽。這次改組的背景是：(1)黨中央脫離羣衆，對國民影響力消失；(2)黨對勞動者不斷提出的政治經濟問題無法處理；(3)因地方壓力常作缺乏效率的投資。至於黨機構改組的要點如下：(1)由一五五位中委中，選出三五人的中委會主席團，負責政策立案；(2)設一九位執委，接受主席團指示，負責意識形態的指導工作；(3)廢止黨總書記職務，主席團主席兼黨魁；(4)廢止中央書記(三人)職務；(5)廢止全體一致表決方式，採多數決制。

一九六七年五月修改憲法，廢副總統。一九七一年六月又修改憲法，設聯邦主席團(見前)。

一九六九年三月南共聯盟第九次大會修改黨章：(1)廢除中委會，採每年選出新代表舉行年度會議制；(2)組成一五人之執行委

員會；(3)保障各民族平等與各黨員自由發言權。一九七四年五月南共聯盟第十次大會，強調「基於民主集中制原則，維持對國政各個領域之強有力的指導是必要的」。將上次大會廢除的中央委員會再予恢復（一六六人），並設中委會執行委員一二人為指導機關。一九七八年六月第十一次大會，又廢中委會執行委員，另以中委會主席團（二四人）為最高執行機關。復設中委會主席團書記一人，由主席團委員杜蘭柯（Stane Dolanc）出任。

由上所述，可知南共聯盟確擬將其限制黨的權力、防止個人崇拜與官僚主義等想法付諸實施，但也左彎右曲、顧此失彼，一改再改，終難完全脫出一般共黨制度的窠臼。

人們最注意的是南斯拉夫的經濟制度，現今一般的說法是，蘇聯、羅馬尼亞實行的是中央計劃經濟（Central Planned Economy），南斯拉夫是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匈牙利則介乎兩者之間，是市場計劃經濟（Planned Market Economy）。必須指出，南斯拉夫的經濟制度一如其黨政制度，是逐漸形成而且還在繼續摸索中。

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原以企業自治與地方自治為二大支柱。但它是一個共黨國家，仍然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私有部分除特種業種（如與觀光有關的餐旅業）外，僅有從業員在五人以下的極小規模手工業。農業人口中雖有百分之九十為個體農民，但每一農家耕地也限制在一〇公頃以下。

一九六二年時，為提高經濟效率，將經濟計劃又中央集權化，且採企業統合政策，惟基本制度未變。一九六三年使企業經營採獨立核算制，依利潤原則營運，在生產與分配方面有大幅度自由。容許小規模私人企業，也自是年始。一九六五年決定大膽採用市場經濟與自由價格的經濟改革路線。並於一九六九年三月南共聯盟第九次大會中再度予以確認。

企業自治表現為「自主管理」的「勞動者評議會」制度。就其歷史言，也是逐步發展形成的。到一九五〇年六月南國制定「關於由作業單位從事企業管理的基本法」，這項法律初次公開承認了過去各種實驗的結果，其時評議會僅有向企業首長提案權。此後勞動者對企業意思決定的反映程度次第加強，其影響漸大。截至一九六〇年前半，評議會對企業的生產、售銷計劃，僱傭、工資的決定，利潤的分配，資本財的處分等等，亦持有若干權限。其時南斯拉夫對外經濟開放，各企業可以直接或透過眾多的貿易公司與外國交易。在此體制演變中，「自主管理」制度亦隨之逐漸調整，其經濟活動較其他東歐國家自由而活潑。

就「自主管理」的具體方式與內容言，可分別簡述如左：

第一，在制度上，土地、建築物、設備等，屬於社會所有（公有），各企業從社會借用，以從事生產活動。與蘇聯制度不同，南國各企業係基於獨立的計劃與判斷，從事生產，通過國內外市場從事銷售。各企業依其績效，可自行提高工資、擴充設備。企業彼此間可通過市場自由競爭。

第二，在組織上，由：(1)企業最高意思決定機關——「勞動者評議會」；(2)評議會決議事項執行機關——「管理委員會」。

或稱「經營理事會」)；(3)經營的最高責任者、執行經營的——企業首長，所構成。其產生與任務分如左述：

(一)勞動者評議會 評議委員以從業員為限，由企業全體從業員直接、無記名投票選出。委員人數視企業規模大小，在一五一二〇人範圍內，由各企業自行決定。委員任期普通為二年，每年改選半數，不得連選連任。通常每六週開會一次，須有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議事採多數決制。評議會乃對企業全般業務活動及其方針的決定機關，其任務及權限如下：(1)決定生產、投資計劃等企業活動的基本方針；(2)承認企業決算；(3)決定各項規則；(4)任免「管理委員會」委員；(5)「管理委員會」之監督；(6)企業目的之變更、合併。

(二)管理委員會 與評議會相同，其成員限於勞動者代表。由委員三——一人(含企業首長)構成。委員任期一年，有三分之一以下得連選連任一次。管理委員會通常每週開會一次，其任務與權限如下：(1)就企業經營情況向評議會提出報告書；(2)屬於勞動者評議會權限內的各項問題草案之作成；(3)對企業首長之監督等。

(三)企業首長 由公社(Commune)及勞動者評議會以同數代表組成考選委員會，在一般國民中公開招募，考選委員會將應募中認為適當之人選，向評議會推薦，由評議會任命之。企業首長任期四年，可以留任，其任務及職權為：(1)企業經營之執行；(2)現場活動之監督；(3)對評議會等違法決定及執行之停止權；(4)出席評議會會議(無表決權)等^⑥。

南斯拉夫前副總統吉拉斯(Milovan Djilas)曾經指出，在共產主義下的所謂社會主義所有權是一頭怪物，是共產主義各種失敗的根因，也使其陷入迷途而不易挽救^⑦。南斯拉夫並未放棄社會主義公有制，因此它的經濟事業仍難完全擺脫黨官僚的管理和操縱，稱之為市場經濟制度並不太恰當，市場社會主義那個名詞，也許比較適合它的性格。

據吉拉斯說，「自管」是他和卡德爾(Edvard Kardelj)想出來的主意，基德里希(Kidric)也幫過忙。一九四九年當南斯拉夫和史達林鬧翻以後，吉拉斯把馬克思的「資本論」重讀一遍，想從中找出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史達林主義是壞的，而南斯拉夫是好的。他發現了許多新觀念，其中最有趣的是這一種：在未來的社會中，直接生產者可以藉自由組合，對生產和分配作決定。大約是一九五〇年春，「自管」就開始了實驗^⑧。

事實上，「自管」制度未必能運作圓滑，而南斯拉夫仍然有嚴重的經濟危機。一九七八年南國通貨膨脹率百分之十七，一九七九年達百分之二十三。失業人數已超過七〇萬。外債一四四億美元，每年以二〇億美元的速度增加。由於石油不足，每年須從

註⑥ 本節所述南斯拉夫「自管制度」，主要參考資料為「自主管理下企業呈現活力」，〔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第十三面。

註⑦ 吉拉斯著葉蒼譯「不完美的社會」，(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第三版)，八一頁。

註⑧ 同右，一〇四頁。

蘇聯輸入五〇〇萬噸，佔其全部輸入的三分之一，總消費量的四分之一^⑨。這些數字顯示，對「自管」制度作過高的評價，是並不很恰當的。

五、積極中立與不結盟運動

不結盟是狄托主義的對外路線，也是「積極中立」的具體表現。實際上它也像南斯拉夫獨自的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樣，並非自始就有其一貫的理論與計劃，確實有些勢逼處此的味道。

一九四八年南共就被趕出共產黨情報局，到一九五五年華沙公約機構成立時它自然不能加入，它更不能加入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約。爲免在國際間成爲孤兒，狄托乃於一九五六年七月邀請埃及總統納塞和印度總理尼赫魯在南斯拉夫會談，奠定了不結盟運動的基礎。四年後，在前述三人之外，又加上印尼總統蘇卡諾、迦納總統恩克魯瑪在紐約會晤，共同向美蘇兩國呼籲停止冷戰，採取措施緩和緊張。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第一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在貝爾格萊德召開，共有廿五國參加。

關於不結盟運動，本刊已有多篇文章論述，不擬再予重複。這裏只就中共、蘇聯對不結盟運動的態度，略予析述：

不結盟運動也是時勢下的產物，狄托又在此項時勢下被造成英雄。換言之，如果沒有美蘇冷戰，狄托也無法憑空締造不結盟運動。理論上講，不結盟勢力獨立在東西兩大集團之外，蘇聯不會高興，它更怕狄托的行動影響到東歐。但蘇聯表面上並不會像中共那樣，曾經對不結盟運動抱有強烈反感。

中共最初並不反對狄托的外交路線。不過，五十年代所謂中立勢力的重心是在東方，而周恩來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中，有過一次成功的表演，完成了一項國際統戰的任務。但狄托和納塞主倡不結盟運動，似乎有意將中立勢力的重心移往地中海。

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周恩來率同陳毅等跑遍亞非十三個國家，籌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納塞就顯得頗不熱心。一九六四年十月第二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在開羅舉行，參加者五八國，其中四五國是亞非國家，這使中共頗爲不悅。因而中共在籌開第二次亞非會議時的論調，有些反不結盟的意味在內。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七個不結盟國家提出一份越南問題呼籲書，建議和平解決越局。其時中共與北越尚極友好，乃於同月廿二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予以冷嘲熱諷的攻訐。九月廿九日，陳毅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言：「在越南問題上，如果不分是非，不分侵略者與被侵略者，進行調解活動，那麼，不管他主觀上怎樣想，客觀上都

註⑨ 「狄托以後的世界」(上)，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第七面。

是有利於美帝國主義的」^⑩。

進入七十年代，美蘇之間搞「低盪」，大國可以直接對話，國際間的第三勢力失去東西之間的橋樑作用，發言地位低降，也失掉向美蘇雙方請求援助的便宜，於是他們的反大國情緒高漲。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起，第三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在桑比亞首都路沙卡舉行。其時尼赫魯、蘇卡諾、恩克魯瑪，死的死了，倒的倒了，納塞因親蘇而失去往日的權威，這次會議可說是狄托所促成。而中共當時已策定聯合中小、反對超大的外交路線，且自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時起，就已與南斯拉夫改善關係。於是，中共也對不結盟運動加以利用。不過，一九七四年四月中共在聯合國特別會議上宣布的「三個世界」理論，是以反蘇為主，企圖組成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反蘇統一戰線。那和不結盟運動的方針，仍有若干距離。

另一方面，蘇聯也向不結盟運動插手。一時卡斯楚代表蘇聯，施亞努代表中共，把不結盟運動搞得烏烟瘴氣。此後，施亞努垮台，而第六次不結盟國家會議却已於一九七九年在哈瓦那召開，卡斯楚大肆鼓吹蘇聯是「不結盟國家的天然盟友」，由於狄托本人親自出席，才發生一些平衡作用，使那個運動不致過於向蘇聯傾斜。

今後不結盟運動的興衰，自然要看國際局勢的演變。但狄托的死亡，也一定會給予這個運動一些不利的影響，尤以在抗拒某方勢力的介入方面為然。

六、結語

南斯拉夫聯邦主席團已於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會議中，選出米雅特維奇（Cvijetin Mijatović）任國家主席，克拉伊蓋爾（Sergej Kraigher）任副主席，任期一年。這是狄托生前安排好的制度，在權力轉移的當兒，不致發生問題。但如何克服內部困難，以維持現今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制度，仍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當狄托遺體移往貝爾格萊德時，南共聯盟的「共產黨人」週刊，發表了對南國外交政策專家米尼奇（Milor Minić）的訪問文章，他聲言南斯拉夫人民將繼續走狄托的道路，直到最後一人。並且警告南國的國內外敵人，企圖以行動削弱、破壞社會主義的南斯拉夫，以及長期來計劃在狄托死後採取反南行動的人，將會重犯悲劇性的錯誤^⑪。

蘇聯在其為狄托之死所發的唁電中，強調蘇聯與南斯拉夫之「國際主義的團結」^⑫。顯然，蘇聯仍想把南斯拉夫拉回它的身

註⑩（人民日報）（一九六五年十月七日）第一版。

註⑪ 人路透社貝爾格萊德（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電。

註⑫ 轉自齊藤孝「狄托以後的不結盟主義」，日本《朝日新聞》夕刊（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第五面。

邊。至於中共，曾由華國鋒親往南國訪問，一九七七年八、九月間又邀請狄托訪問中國大陸，他們的目的是互相利用，俾以牽制蘇聯。今後南國如何在莫斯科與北平之間保持等距離，也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此外，美國總統卡特，不曾參加狄托喪禮，頗為南國人民不滿。據聞他或將於六月間訪南以資彌補。美國乃至西歐，仍然是要爭取的，南國新政權不能忽視，但他們能否有狄托那樣的聲望地位與影響力，則不無疑問。

最後談到不結盟運動，它在南國對外活動方面具有極高的重要性，狄托的繼任者能像狄托一樣的發揮重大作用，以抗拒「大國」的介入嗎？

時勢造英雄，狄托生前確曾為南斯拉夫的前途做了不少奠基的工作。但狄托死後，狄托主義還能繼續嗎？狄托時代會很快成為過去嗎？今後南斯拉夫的前途如何？這該是個舉世注目的問題。

新書預告：

「抗戰與中共」

本中心為研究中日戰爭史實，邀請十餘位學者，撰寫「抗戰與中共」一書，分中日戰爭前之情勢，七七事變至全面抗戰，戰爭全期的主要會戰，淪陷區的游擊戰，中日參與的戰役，中共之坐大及其破壞活動等各章。參考文獻包括中外已公開或未公開的戰爭資料，極具價值。全書約三十餘萬字，預計本（六九）年內出版。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啓